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七

奏議

陳捍禦賊馬奏狀

獎諭詔書

謝表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謝詢問利害表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搃六師往臨大江臣予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實

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忠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算之萬一伏望聖慈特降垂覽省赦其枉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為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僭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遠度而預料然吾之所

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萬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搃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慰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日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檝批亢搏虛形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于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于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為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

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虜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問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搃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夔及湖南北諸將

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既率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拊之聲勢鷓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偽齊所驅

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將士用命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的而扞牧圉夙夜憂嘆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戰兢恐惶之至

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覆載靡容民臣共憤廼親乘于戎輅用戡定于邊虞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

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久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扎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衮繡之華祇荷恩私殊深感涕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凌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

相協心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王旅將賊黨
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疴負罪、雖遠跡
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
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
用、願借箸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
鉞之誅、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為
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
于中興、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畧、以盡芻蕘之言、故
不遐遺、曲惇簪履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

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倘著稱甲令之忠、知
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
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
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既屈、潛師
遯逃、念茲却敵之功、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
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謀、凡今戰攻之利、守備之宜、
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急條具、來上、朕將虛已、以聽

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
欽佇嘉猷其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邊防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
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遊屏居海上
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
恩輝所逮報稱為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
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

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
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式輅躬摠六師文帝幸
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訾羗戎肆
于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
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
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
慮濶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窵啟窵空也啟開也莊註空開
見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

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異塵乙夜之觀戇直不移僅
同汲黯之妄發疎通知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
帝陛下察以至明咨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
謀用以設施大放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妄上
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
心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八

奏議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
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
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
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疎濶智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倣擾淮壖其意蓋
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策得以來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旣行賞罰旣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為可耻

且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
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
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
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
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
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
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
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
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先

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有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後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

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嘗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周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
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
為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間新邊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
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
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
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
戰船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

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
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
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
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
臣應之日使一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
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
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
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
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

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復陝西五路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竊願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一失其機苦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會事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則其來未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彙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此是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

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輿本復舊都莫若權宜且以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

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几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

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雖困于重斂傷于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申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外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

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主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謹三復聖訓不知流涕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于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功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于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

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
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
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腹心腎腸之
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
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事日蹙
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竭而無
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
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
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

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于聖鑒夫用人
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
責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
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
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
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要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
見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
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
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

御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搃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繁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

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謂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稀黜布未嘗不親行光

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服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

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奏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幣

屈體以求之莫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來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几何僥幸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

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夫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茂朝廷者腹心也將去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牙爪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
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
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
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
有為豈易致哉必于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
之于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太宗遇
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亮孔明如魚之有水不
然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

圖任逐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
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
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者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
始用房杜故能勘亂定功卒致太平營仲有言曰知
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
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于欲恢復
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
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
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

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
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
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才夫
治天下者未嘗不資小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
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
治至于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
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
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
宗之有房社英衛之流憲宗有裴武宗有李德裕度

皆以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主參翊左右以成大
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為
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羽或誣
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
難于自進耻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
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其臣之
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
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才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
人端士者往往閑廢于無用之地豈非懼此謗耶遂

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才之歎懷才抱義願為國
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于
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
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
家得書半稿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
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危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
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倩則可以
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
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
公道故也管仲雖仇桓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
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惟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才輩
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
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
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
此措置所以相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

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不
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
不事：故當時措置乖繆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
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
年乘非特不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
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
國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做做顛倒是非變亂
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
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

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于事曷
若此風早變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
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
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
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也陛下行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關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詆誣以
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
有大臣之辨足以白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

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濟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莫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實使固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所皆非所以修政也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

實而察其情以正其刑不宜而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民力臣聞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累積也猶之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累非一日功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孔明與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

以十二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敢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

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搔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辨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矣夫用智者當于未奔騰之前平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闢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際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舉皆作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襍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畊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

之勝而中興之運啟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

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大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天威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然也比年以

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而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至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以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行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人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

卷之七十八
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下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下智勇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俾之有酈養基勸高祖鑄印以封六

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趨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而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切々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係于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々危懼勉々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

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于小雅
蓋自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
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
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
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
過于等倫特以志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
力丐罷政庶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廷九更寒暑
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

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
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又今者奉詔旨咨以當
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
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辱臣使言不然其
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
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及也良藥苦口而
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
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與日死迫常懼先犬

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將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千冒天威臣無戰兢惶恐之至謹具條列表奏以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九

奏議

謝再任宮祠表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親筆詔書

謝親筆詔書表

謝親筆劄子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辭免第二奏狀

謝再任宮祠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今臣候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今

任滿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先瓜期而有請方懼譴訶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縻于公廩素餐益愧于私心謝伏念臣壯年妄意于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嘗于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久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才之本宜在無何之鄉終日安閑既無憂責閤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樛櫟不勞于斲削俾鸞斯亦遂于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守期

保歲寒緝舊學于簡編益求此道勵精誠于香火少

答鴻私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禮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于臣民致茲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且慙伏念臣造道勿優賊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躡英俊以馳驅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棟

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為曲突徙薪之
謀故與物多梧而每致拔胡彙尾之患奉身以退何
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于軒陛忽九換
于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鱈垂涎之
口難報此息恍然如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卧
墮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非
據叨膺寵渥采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
公以慈為寶陟降無私于好惡禮貌不替于初終釐
事告成欲均敷于有衆皇恩被廣遂濫及于陳人臣

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駕鸞之清切
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懃願祝南山之壽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泊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
旋惕若眇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
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
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々而曲折言凜々而
高明有發于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
時雖在間燕之時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

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願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若告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勘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

謝親筆詔書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蕪辭冒貢方虞鉞斧之誅宸翰寵頒乃膺華袞之賜燦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節屋生輝臣鄰改觀謝竊以人臣之言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精詢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于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詔誨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頗憚于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于萬分誤蒙聖慈親洒宸筆褒以精忠之日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于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于人心願臣何

人當此異數鄧萬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
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
傳之雲采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
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
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
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哀慙
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叱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
有路矢死為期

謝親筆劄子

臣綱言本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
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
泗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長才誤被
特達之知前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趨軼等倫犬馬
微臣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
拙于謀身與物多梧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
汙浼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于群口
鑠金之際薄其罪于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
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

父母之德非臣殞首軀捐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
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
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
加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
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後
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踈
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
慈親洒宸翰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
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願臣何人可以當此銘

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杜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
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于靖何愧
願臣甦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于襲祕藏刻之
金石傳白雲采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
諸人以為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塵聽覽臣
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

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西南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仍不受告限三日前
去之任臣上荷聖慈不以罪廢終棄特加收拭錄用
仰戴天恩但深感涕伏念臣迂陋無才誤被聖知終
始保全以至今日更蒙起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
分義當黽勉遵依嚴限即日就道以付睿獎少圖尺
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慮凋落
自荆湖得腰酸足軟之疾艱于步履杜門不出三年
于茲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疾眩瞶併作使當一路

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不足死
以塞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閒
散尋訪醫藥庶疾疾可安異日驅策誓極糜捐以圖
報効干冒天聰臣無任戰懼惶竦之至

再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
以臣具奏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恩命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
詔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

橫集伏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
然臣學識迂疎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
被命宣撫荆廣時以巨寇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
既至本路招捕盜賊循拊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
策駕礪鈍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
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自非
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
于江海寂寞之濱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
西一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

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願行以圖
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
忘深恐臨事乖錯復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
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于九
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早凋之質
迫桑榆將暮之年弱質易搖驚魂未定幸免閒散庶
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為小人者之所指議哉不
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察危
懇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養

疴藏拙待盡山林則臣仰戴天恩死當結草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

奏議

親筆詔諭

辭免劄子

繳進十議劄子

乞降旨閣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到國門奏狀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親筆詔諭

辭免第三奏狀

謝親筆詔諭表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再乞上殿劄子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帥旅
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
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懼服起于聞館作我价藩匪
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
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
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朕特親筆詔諭卿宜悉之

再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除免新除江
西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

安撫

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
字牌降到親奉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
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
迂拙嘗誤蒙于器使初不聞于歲時建炎承乏宰司
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才數月間迄無善狀仰
報明恩豈徒一譽而一乖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
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間廢之地
付以方面之權親洒宸章臨賁邱壑隆恩厚德超度

卷之八十一
等倫瑣質庸才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于
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愆于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
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殞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几
懼萋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
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隳與其異時蒙曠
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宥不避再三
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茂
孤蹤至于在畎畝而愛君伏堪巖而憂世此則微臣
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

獻進于君父庶几圖報于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
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蒙俞允今月
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
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
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蒙驅策備嘗艱險屢蹈
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
靖康間金人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

敢肆侮陵當治兵為自強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
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
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昔蒙擢
用實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
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
官安置偽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其受偽命者復成怨
仇二怨合力致死于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
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

于積毀顛沛之中起臣于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
光賁山林堅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寔懷憂畏
之心啟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
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
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
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睿
察許臣少安閒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
臣感戴父母天地之恩殞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
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伏候嚴謹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
恩祇受告命訖者忱詞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
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
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覲
顏中謝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
實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
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

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于顛覆才疎意廣終
何補于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于濱死美名峻
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廛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
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
為奎璧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
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
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策葑菲之才不以下體而
棄誕敷大訓式遘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繫鴻造
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

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仰
窺于義皇畫上章請覲願親奉于堯言臣李綱謹奏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于建炎元年六月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
蒙賜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
和戰守其守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
務戰守而惟和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
中書省遵守其後用事者復以和為然卒無顯效而
所失則多今者天啟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飭

備欲為自治自強之計茲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而
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于風波之中幸
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為中興恢復之
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于閑廢付以江
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
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所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
錄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曾該載
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
寫備錄投繳進連在前仰塵睿覽雖時運不留事多

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于今日朝廷皆施行者庶几
或可以裨補廟算之萬一于冒天威不勝惶恐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
三具奏劄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降詔
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臣無任感荷天恩惶懼激切之
至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伏念臣遠去闕廷十更
寒暑葵藿傾于日月犬馬戀于軒墀不勝臣子瞻慕
君父奉之之意兼有本路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

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仍
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閣門不隔班先
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如蒙矜允
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所欣
願也臣起發去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戰越
乞降旨閣門明日先次引見上殿奏事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
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于今

月之初十日到信州矣現遵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赴行在伏望陛下聖慈降旨閣門候臣到日依允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臣不勝雀躍之至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綱召赴行在令臣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赴前來已于今月之二十二日到國訖伏望陛下聖慈降旨閣門依允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不勝感荷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于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已有見急切利害并本路大小一切職事合具奏稟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令即上殿奏事取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于軒墀千載羸糧敢憚煩于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閱其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

輝甚渥報稱為難謝中伏念臣情學無長孤忠自許惴
惴淵冰之上荷聖度之保全營々榛棘之間賴睿明
之昭鑒迨茲起發曲軫深慈付重寄于上流許來朝
于行闕威顏咫尺方將披雲霧而覩青天溫詔丁寧
固已禦風霜而挾純纊更頒妙品副以寶匱北苑靈
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析醒大君異數以禮賢
小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々無他技嘗備
使令憐臣拳々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寵
光臣敢不益勵此心少圖微効入而告后願陳藥石
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一

奏議

論中興劄子

論金人失信劄子

論和戰劄子

論襄陽形勝劄子

論朋黨劄子

論財用劄子

論營田劄子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于文武漢光武本于高祖文景

唐肅憲武本于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凡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千億萬年何有竊已運遭陽九金冠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線陛下應天順人續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強而有必敗之

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于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強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于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興中業然則強弱成敗之理槩可觀矣金冠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中

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速此雖強而有必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弟通于神明仁心結于海宇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披堅執銳為敵人所之驅役者也垂紳搢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于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

下為度拯之于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撫感動願復見漢宮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賢人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無敢改明賞罰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理財以義使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颺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此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于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于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迴適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

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此伏此不可以不辨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于契丹則可以為失信于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金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

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于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來為西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于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蓄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此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夫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几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

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鑒察幸甚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天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今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于吳越是置子于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于川陝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居中原西過川陝東引吳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

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便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蹕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畊農市無商販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于運漕故耶

臣觀自古有意于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浚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持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京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

出襄陽城下通于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為無出其襄陽之右者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則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

功而卒至于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
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
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
秦遣橫人游說以歡六國之君于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以賂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
以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
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
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大是謂和金人則
固不然假和義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

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
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
何其紛々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
至建炎以來見于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
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讐之邦不共戴天
卑辭厚幣祇自取辱何益于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
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
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
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

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
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
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
畧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毅
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于
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
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
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屯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
某地新拊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

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
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
堅忍乃可得志倘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募
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鑒察天下幸甚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
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

使聞善下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為則小人漢魏梁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修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

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罔欺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于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

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旅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唐文宗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于朝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者賢否各當其各尚何朋黨之是患哉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詖險之言以盡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措為朋

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則明盛德可以無愧于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臣愚伏望陛下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則誠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

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于大江表裏不啻數千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于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于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于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于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于民曷從而得

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于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中原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剋濟大功昔者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孥不解肅宗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

皆通于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于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而國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于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許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于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兵而佐中興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裁察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于營田亦莫難

于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
戰此所以莫利于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籍
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災早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
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
久習驕情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于南畝
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桓農家所須皆不可缺勸懲
勤怠督視耕獲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
之後此所以莫難于營田也臣愚竊謂今日之事勢
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

東西河北之民明文出榜厚加撫循如有情願來歸
者當給田土撥牛具其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
路于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如有情
願耕者亦准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
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俟秋成之後官為
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豐實年歲乃
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
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為成法
乃為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而無其實亦何

補于國事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
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奏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
之庶几有助養兵之費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二

奏議

論賑濟劄子

論江西軍馬劄子

論江西錢糧劄子

論虔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乞宮祠劄子

論常平劄子

議迎還兩宮劄子

辨余堵事劄子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兵民之寄適當本路

去歲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踴民戶流移軍兵
缺食人情焦然如臣疎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
觀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
行毋使詔旨徒為具文仰見陛下加恩元德至渥
也然饑流之民祇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肯于鄰路
及本路挪移斛斗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
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斗斛無所從出則雖督責
之深人願以罪去終以實惠可以及民此不可不
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饑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

成之期尚遠雖蒙朝廷于饒州撥米一萬石暫應副
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缺食臣竊
見江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有朝廷
昨急降官告度牒收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碩本
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于建康府宣池等
州常州義倉米內通融挪撥一萬石許本路自差人
船前去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軍
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
庶几飢流之民不至于乏食得以保全生靈性命聊

度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之意臣不勝幸甚

論江西路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十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立贊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邱贊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匹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塗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浚江首犯洪撫等

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均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安害之地况今虔吉等州累年以來盜賊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

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邱贊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請指差朝廷庶訓練習服軍勢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至意

論江西一路錢糧劄子

契勘臣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俸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司上供經制錢等并于苗米內取撥十五萬石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不過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來邱贊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千四

降錢米除指留應副邱贊一軍外其餘並拘收不復支撥今來邱贊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雖係轉運司拋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缺乏錢糧自去年五月以後今年正月以前所需錢糧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瞻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次差撥一半應副使喚其錢米等亦乞于元降畫一指揮內先次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几本路軍馬勢不至于削弱錢糧亦不至于缺

卷之八十二
之上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至意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狃于為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為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于虔州管下縣分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為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固卒難討蕩官軍

既退則復出為惡殺人放火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下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之兵屯虔吉州廣東屯兵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得奠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廣東等路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船司土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倣倣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船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于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懼其荼毒虜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眾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常存兵于

兩路鎮壓仍下令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船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于風濤之險以水走駕舟以官軍施放雖賊擢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賊一兩頭項則其餘人聞風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几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諸路生民不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于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黼座之

側仇怨交攻讒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覩天顏願雖糜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志慮不寧之疾平居閑寂粗可支吾稍視事務動輒頓憤多思健忘發歇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辜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悃冀蒙于死伏望聖慈察臣忱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宮觀差遣使安山林得養疴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伏乞寬赦

論常平劄子

臣聞水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為水旱所用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而况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實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傷于農凶年則減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勅令備其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挪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几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糶凶年民有饑色則

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餘巨
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
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故不脩之過也臣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司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
勿使視之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法奉令不得少
有違戾自今以後諸路州縣不得挪移朝廷不復剗
刷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几良
法復辦小民實受其賜不勝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日久困于沙漠陛下欲盡為人
子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流涕臣竊
仰陛下孝弟之至道于神明思慕之極見于羹牆誠
意格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
者或謂二聖還則難于所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高
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
公稱太上皇韓安國後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
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人犯闕

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人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帥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為神明萬物之主迄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况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為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誠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咏仰嘆而垂裕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勿届舜往于

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為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夕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而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包胥申聞伍子忘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于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于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况于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于漠北苦寒之鄉

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何如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為自治自強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候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蠢干冒天威臣不勝戰越悚惶之至取進止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納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追咎以為失策又以其事為專出于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

之事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顏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圖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于中國欲復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邢掠張搆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

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問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漢高陳平問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臬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于都堂召使人蕭倫并館伴官邢侗張撝河東轉運使張灝等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侗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于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

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几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詹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于臣士大大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問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

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謀群策制敵國
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為
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
伏望陛下聖慈與二三宰執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
其事宜之實有當國務與否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
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几協謀併力中興之業如在指
掌之中矣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二終

程